



十七次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

HEXI KEHUA JINGPIN XILIE

十亿年后的来客

何夕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POPULAR SCIENCE PRESS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

十亿年后的来客

何 夕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全6册/何夕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9.1
ISBN 978-7-110-09864-6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3174 号

策划编辑 王卫英
责任编辑 王卫英 曹璐
版式设计 中文天地
封面绘图 吴飞宇
封面设计 赵亮 中文天地
责任校对 焦宁
责任印制 徐飞

出 版 科学普及出版社
发 行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电话 010-62173865
传 真 010-62173081
网 址 <http://www.cspbooks.com.cn>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612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110-09864-6 / I · 559
定 价 180.00元 (全6册)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达尔文陷阱	1
十亿年后的来客	55
漏洞里的枪	125

达尔文陷阱

楔 子

入夜的布塔市街头依然有几分热闹。黄头发阿金斜倚在收银台旁边，百无聊赖地扫视着超市门外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来乌原国的布塔市打拼快4年了，面对这片以歌舞奔放著称的土地，阿金的内心早已经变得很麻木。阿金关心的只是超市的生意。还有一个小时就要打烊了，今天的营业额不太好，这多少影响了他的心情。阿金的确有些心不在焉，直到他站起来伸懒腰时，才注意到右边的货架下蜷缩着的那个小小的身体。

那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长着白净的圆脸，一头黑发微微卷曲。布塔市的这个季节气温很低，但男孩穿得却很单薄。他从短寐中惊醒，目光显得有些迷茫。

“谁带你来的？你的父母呢？”阿金问道。

男孩好像没听懂阿金的话，只是本能地摇了摇头。阿金觉得，这个男孩从上到下都给人一种反应很迟钝而又有些呆滞的感觉。

阿金试着重复了一遍问话，但男孩依然无动于衷。阿金放弃了，打算找电话报警。这时男孩的目光被货架上的食物所吸引，他的鼻孔大张着，有些贪婪地吸着气。阿金这才注意到男孩面带疲惫，脸色苍白得有些过分。他想男孩大概是饿了。阿金取下一块面包递给男孩，但让他意外的是，男孩接过面包嗅了一下便扔在了一旁。阿金刚想发作，男孩却径直在货架上取下一袋牛奶，插入吸管后大口吮吸。伴随着这个举动男孩脸上的疲惫减少了些，但依然没有一丝血色。

阿金宽容地笑了笑，另外取了一袋牛奶给男孩递过去。男孩伸出手来，阿金突然注意到男孩手臂的内侧布满了针眼，他几乎是本能地抓住男孩的手想看个究竟，也就是在这时阿金发现了那件更加古怪的事情。

阿金当场怔住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无法



描述自己的感觉，男孩的手臂很纤细也很柔软，同别的小男孩的差不多，但是有一点：手臂上没有温度。阿金觉得自己握住的就像是一截刚从冷水里捞上来的橡胶棒，他本能地将手搭在男孩的额头上，结果那里也是一片冰凉。男孩这时突然轻声地说：“谢谢。”

这时从门口的方向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找到了，他在这里。哼！一眨眼的工夫他就从车里跑出来了。”一声高亢的喊叫让阿金回过神来，一名高大的乌原人带着满身酒气从门口径直进来，有些粗暴地拉着男孩的手往外走。

“哎，你干吗？”阿金做了个拦阻的动作，“你是他的家人吗？”

“当然是。”那人有点儿不耐烦地回答。这时可以看到门外又有两个人往这边赶过来。

“可是，他好像生病了。”

“他没病。”

“可是他没有体温。”阿金有些胆怯地说，他曾经吃过这些人的亏，这些人喝了酒之后常拿阿金他们撒气。

那人回过头来盯着阿金：“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是说，他身体上没有体温。你明白吗？我握着他的手的时候，感觉像是握着一条蛇，很不对劲。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怪事情。应该送他去医院或者是报警……”

阿金的建议没能提完，因为一把锋利的刀截断了他的话。阿金没有在事件中死去是因为有几位顾客正巧走进超市惊扰了行凶者。这个既不是抢劫也不是谋杀的案件没有引起多大重视，在警方档案里它被归入偶然犯罪。虽然卷宗记录了事件中出现过一个没有体温的小男孩，但所有人私下里都认为，这是当事人在极度紧张的环境里出现的幻觉。

—

车窗外划过浅丘地区特有的片片小山坡，但开车的人显然没有欣赏风光的心情，他身形瘦削、双眉紧蹙，显出心事很重的样子。在一旁的副驾驶座上斜放着一个信封，一张照片从没有封口的信封里滑落出来。那是一个40多岁的很美丽的女人，她虽然微笑着，但无法完全掩盖脸上那仿佛固有的忧郁。

兰天羽赶到“守园”的时候何夕正在修补一根受损的鱼竿。何夕经常垂钓，但与其他人以此为乐不同，何夕钓鱼的目的和几万年前的老祖宗一样纯粹，完全是生活所需。在“守园”，许多事情都必须自己动手，有时候他还要侍弄几块菜地。何夕从兰天羽的语气里断定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不然以兰天羽的实力不会显得那么惊慌失



措。其实兰天羽基本上都在说同一句话：“请你一定救救韦洁如。”

韦洁如，何夕在心里念叨着这个名字，端详着兰天羽手里的照片。兰天羽从几十千米之外赶来求助，看来这个人对他来说肯定非常重要。

“韦洁如是我的表妹，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兰天羽顾不得一路的疲惫，“那时候我们两家人住在尼雅国的库达市。从小在几个表兄妹里我和韦洁如的感情是最好的。后来我们全家离开了那里，她家选择留下。要不是因为近亲的原因，她也许就是我的妻子了。”

“她现在的具体情况你知道吗？”何夕问。

“我不知道。”兰天羽痛苦地低着头，“其实我很久没见到她了。”

“那她有什么特点？”何夕斟酌着说道，“就是说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多年前她们家在当地经营着一些企业，但洁如从小就不喜欢生意上的事，而是对研究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感兴趣。”

“都是些什么事情？”何夕来了兴致。

“我也搞不太懂，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说些奇怪的话。比如她说，这个世界的设计充满失误，应该更有效

率地运行才对。她还说，生命进化的历程太随机了，以致漏洞太多。”

“是这样，不过也不算太奇怪。”何夕若有所思，“后来呢？”

“她没有接手家里的生意，现在是库达大学的教授，研究方向好像是热带生物。这是她选择的道路，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为她感到高兴。”

何夕了解地点头：“她出了什么事？”

“她失踪了。家里人报了案，但是警方查不到线索。一个多月前有人把她从学校接走，开始她还同家里联系过，说正在乌原国从事一项重要工作。但后来就彻底失去了音讯。”

“乌原国。”何夕若有所思地重复一句，“韦洁如不是研究热带生物的吗？可这个季节乌原国还是冰天雪地，她去那里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兰天羽显然方寸已乱。

何夕叹了口气，轻轻抚弄着手里的鱼竿：“就凭这些资料我很难帮上忙，感觉这是一件常规的人口失踪案件，要说找人的话，警察更在行。”

何夕说的是实话，这不算什么奇特事件，由警方来解决效率会更高。何夕一向认为朋友间应该有话直说，他的



确认为这次兰天羽来找自己帮忙是有点儿病急乱投医。当然这也不能怪兰天羽，所谓关心则乱罢了。

“请你一定帮帮她！洁如的一生已经够坎坷了，我不希望她再受到伤害。”兰天羽听出了何夕的拒绝，有些失控地嘶喊道。

何夕眉毛微挑：“她以前遭遇过什么吗？”

兰天羽低下头，脸上现出极度的哀伤，显然很不情愿提及往事：“当年她才10多岁，在一场骚乱中，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舅舅和舅妈都死了……”兰天羽眼里涌出泪水，身体不住地颤抖，看来虽然已经过去多年，这件事情仍然让他无法平静地叙述。

何夕没有开口说话，良久之后一声脆响传来，他右手两指间那根伽玛精工钓具公司生产的、可以承受数十斤大鱼力量的纳米鱼竿突然从中间断裂。

二

库达市街头人头攒动，兰天羽焦急地看着手表，何夕已经独自消失了3个小时，这里是约定的会合地点。兰天羽完全不明白何夕在忙什么——昨天专门赶到苏里达岛去参观那条世界上最大的蟒蛇，现在又玩起了失踪。

这时一辆插满彩旗的敞篷车在人群的簇拥下缓缓而

过，车上一位身着红衫、身躯微胖的男子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向四面频频点头招手，口里用方言问候着路人。兰天羽猛觉肩头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正是何夕，他身上背着一个大包，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

“你好像认识车上这个人？”何夕问，他看着横幅上的字不明就里。

“他叫山迪昂万，以前住在我家附近，当年他父亲就在韦洁如家的工厂里做工。”兰天羽低声道，“没想到他现在已经是商业巨头了，而且还领导着一个政党。”

“他说些什么？”何夕随口问道。

“他在让大家支持他。”兰天羽说。

何夕看了看四周狂热的人群，不置可否地笑笑：“我看也就是为了拉选票嚷嚷几句罢了，好了，咱们别理会他们了。”何夕转身招呼计程车，“该赶路了。”

库达群岛是由两个构造板块碰撞形成的火山群，属尼雅国管理。奥克尔国家公园由奥克尔岛及附近的小岛组成。奥克尔岛四周普遍是悬崖峭壁，岛上有着成片的棕榈树林和广阔的草地。

“我们为什么不去乌原国？韦洁如最后的落脚点在那边啊。”兰天羽对四下的热带风光视若不见。

“我不是说了嘛，铁琅已经赶过去了，他一有消息就



会与我们联系的。”何夕走得很快，似乎身上背着超重的负荷对他没什么影响。

“可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兰天羽茫然四顾，奥克尔岛上植被茂密，湿度很大，虽然背包交给了何夕，但一路跋涉下来兰天羽也累得够呛。

“嘘。”何夕突然停下脚步，仰头望向树上。兰天羽顺着方向看去，一个鸭子大小的黑影急速地一晃而过，躲进了浓荫遮蔽中。

“那是什么东西？”兰天羽悚然道。

“喏，就是它。你忘了这里是奥克尔国家公园了，我们当然就是来看奥克尔巨蜥的。”

“巨蜥怎么在树上？在电视里我看到那家伙都是待在地面上的。”

“巨蜥在小的时候有很多天敌，一般都生活在树上，等到成年之后才会在地上生活。”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兰天羽没好气地说，“可是能不能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来看这些大壁虎？”

“因为我看到了韦洁如的笔记……”

“韦洁如的笔记？”兰天羽惊叫道，“在哪儿？你怎么得到的？”

何夕摇摇头：“你以为我满世界乱跑是为什么？我们刚

到库达市的时候我就去了韦洁如的住处，结果运气不错，找到了她的一本工作笔记。”何夕的语气变得有些幽微，“老实说，看了她的笔记我有种很想见到她本人的感觉。”

兰天羽接过何夕递过来的一个蓝皮本子急切地翻看，两分钟后他迷惑地抬起头：“里面好像尽是一些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资料，我看不太懂。”

何夕了解地笑笑：“老实说，我一直对热带生物有兴趣，本子里前面的大部分我基本能看懂，但后面的部分我确实不明白她想说什么。你看这段话——‘生命体的生存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逆熵而行的行为，所以生命体自身是一团逆天而行的物质集合。它从系统外攫取负熵，用来有序排列自身体内的原子，并向外界排出无效序列。’你能明白吗？”

兰天羽茫然地摇头：“我连前面的很多都搞不懂。”

“其实这段话还不算艰深，我想她大概就是说生命体是从外界摄取能量用于自身运行吧。关键是下面这句：‘而在进化的巨力下，生命体将这个过程演进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我认为进化过度的现象无所不在，这严重地加剧了负熵的耗减，对自然造成莫大损伤，称之为进化灾难也不为过。在这种灾难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正是对生命而言最根本的元素。’老实说看到这里我完全跟不上韦洁如的思想了。”何夕翻过几页，“还有这里：‘人类的参与更是将这



个过程推进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进化选择的强大力量干预下，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因之而充斥着暴力、欺诈、伤害、丑恶，祈盼上苍能听我苦祷，赐我力量，将这一切终结。”

何夕停下来，这段让人不明就里但却感到莫名触动的话让他无法平静。兰天羽插话道：“我想这些也许只是韦洁如在平时生发的一点儿感慨吧，她一个弱女子又能改变什么？”

何夕摇摇头，他翻到笔记最后一页，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几个朱红如血的字：我在地狱里永夜歌唱。

“看到这几个字你有什么感觉？”何夕直视着兰天羽。

“我……说不太明白，我突然觉得她变得有点儿陌生。”兰天羽喃喃道，“也许我不够了解她。”

“我不认为能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所说的话会是随便说说。”何夕收好笔记，“我还注意到一件事，你这个表妹的专业虽然是热带生物，但她绝大部分的精力只是放在两种生物上。”

“哪两种？”兰天羽回忆着笔记里的内容，里面至少出现过几十种生物的学名。

“蛇和蜥蜴。”何夕大步朝前，“我调查到韦洁如在这个岛上有一处实验室，我们先去那里。”

三

观光车有完善的安全措施，因为现在已经进入成年巨蜥生活的区域。虽然奥克尔巨蜥极少主动攻击人类，但谁也不敢拿性命冒险，要知道死于巨蜥之口是一个可能长达几周的漫长病亡过程。

“其实这个时候的它们没有什么危险。”司机兼导游虽然是当地人，但与何夕他们交流起来并无障碍。眼前这两个人在他看来是好主顾，在小费上毫不吝啬。看在钱的分上他提起热情指着不远处几只躺在阳光下的巨蜥说：“它们前天刚好饱餐了一头牛，接下来的六七天里都不会想进食。”

“气温这么高，它们怎么不躲到树荫下？”兰天羽挥手抹汗。

“如果不依靠太阳的热量，它们无法消化食物。”何夕解释道。导游微微点头，看来这个说法比较靠谱。

兰天羽纳闷儿地搔头：“什么意思？因为它们是冷血动物吗？”

“只能说你猜得基本正确。”何夕接着说，“像蛇和蜥蜴这样的冷血动物，它们体内的消化系统必须依靠阳光的热量才能发挥正常功效，否则食物会在体内腐败。但并不是



所有冷血动物都这样，比如鱼类就不需要，它们体内的酶对温度没有这种要求。”

兰天羽点点头算是明白了，而那个导游则是满脸惊奇地望着何夕。

“不是说爬行动物在进化史上比鱼类高级吗？我看在这一点上它们可比不上鱼。”兰天羽忙着下结论，“它们还真成了靠天吃饭了，要是吃饱了连着几天不出太阳会不会肠穿肚烂而死？”

何夕淡淡一笑：“我小时候养过的一条蛇就是那样死的。”

韦洁如的这个野外实验室其实还担当着一个观察哨的角色，出于安全考虑，架子搭得比较高。毕竟是野外，门禁系统不算强大，突破它只花费了何夕几分钟时间。

室内虽然不算太大但布置得井然有序，一张床靠在角落里，一张书桌紧挨床头。何夕想象着在无数个冷清的夜晚，一个柔弱的女子独自守着一盏孤灯，支撑她的不过是内心的一丝信念。不知为什么，何夕心里陡然闪过那句话：我在地狱里永夜歌唱。

令人失望的是，这里居然没有什么资料，甚至找不到一片纸。在柜架上摆放着一排直径约5厘米的玻璃瓶，瓶子上标明着一些动物名称：奥克尔巨蜥、亚马孙森蚺、新